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壺口冰凌

當地導遊司機說：「難得一遇壺口結冰，不如繞道一遊，可好？」

記得電視影像中，壺口萬馬奔騰的宏壯，那是黃河的重要標誌。在行程之內，沒關係。汽車在九轉九盤山道上駛，忽現忽隱的河道，很遙遠纏在山下。從沒想過今回會親近黃河，我想起家裡那匹黃河石雕睡貓，和一掬黃河泥土。

原來從山上下來，並不遠。接近了河岸，眼前竟然沒有轟然衝擊的水流，河面全佈了猙獰、嶮岩似石非石的褐色塊狀物。凹凹凸凸，有些比人還要高。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「冰凌。」南方城市人連聽都沒聽懂。

退伍軍人的司機，老是一派樂天的笑容：「是冰塊的冰，凌雲壯志的凌。我們這樣叫，冰凌。河水夾帶著黃土，凝結而成。這邊是陝西，喏，對面是山西。我們走過去，可好？」

出外旅遊，沒有預計的巧遇，往往令人來了沒有預計的勇氣。到今天回憶起來，卻仍然萬分驚慌。

我說：「好。」

揀得較平的大冰凌，走上幾步，我已經滑倒了。一栽下，竟看見前頭冰凌與冰凌之間的縫隙下，露出流動著的河水。還以為全是硬塊，原來有縫隙，人會掉下去的。「噹！」一聲後，我再不敢吭聲。回頭看，離岸已遠，只好繼續往前。

我走在黃河上面！不斷告訴自己，我走在黃河上面，沒有多少香港人如此走過！我沉住氣，默默地，傾聽腳下的滔滔水聲。

天氣實在太冷，不是旅遊季節，零零丁丁十個八個本地人在更遠的冰上，這顯得天底下的冰凌更猙獰。它們一塊比一塊巨大，我手腳並用，也攀不上擋在前頭的巨冰。我个子矮小，身手不敏捷，早知攀不上，但友人已走離得很遠了，到了這個境況，該怎麼

 城市文藝

辦？站定在冰凌上，抬頭看著天地寥廓，褐色河變成實體，重重疊疊，我心底悄然暗暗浮動。

蹲下來，脫了手套，我伸手撫摩這叫冰凌的黃河水，踏在黃河身上，可以如此實在，我卻在此不進不退。

「喂！不要走過來，前面冰薄，危險呀！」幾個本地人從山西那邊走回頭。在前面的導遊也正領著友人回頭了。已經踏過的冰凌不宜再走，我們得另尋方向。另一方向的冰凌更巉岩、更巨大，他們相信這才較安全些。面對巨冰，許多許多巨冰，我慌張了。如此貼近黃河，我竟六神無主。

魁梧的司機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我身旁。「老師，我來攙扶，慢慢走，不用怕。」忽然，宛如來了親人依傍，一股暖意自心底冒升，我看著他依然燦爛的笑容，把手伸給他，純熟而自然。嗨！這塊太高了，他二話不說，攔腰一攬，就把我提起，過了巨冰。

站定在河岸上，望住剛才走過的冰凌，我喃喃自語：「這就是壺口冰凌。」是冰凌讓我走在黃河上。再回頭望著笑容滿面的司機——那個魁梧的退伍軍人，我又喃喃自語：「這就是中國同胞。」是他領我走過巉險之途。●

2005年8月29日

(上接第32頁)

那個瘦男人鐵青著臉說：

「你們不要逼我！我又沒有犯法！這些蝴蝶頂多在郵包內幾個小時，就會寄到我朋友手上，不會死的。」

「什麼話，密封幾個小時，不讓呼吸還不會死？那你不如鑽進去，密封幾個小時試試看！」

一個大嬸指著裝郵件的大郵袋說：「就是嘛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也不要施於蝴蝶！」

「還不趕快放開那些蝴蝶？你是冷血的嗎？」幾個聲音一齊指責。

瘦男人的臉色更青了，說：「我寄蝴蝶給朋友，是有用途的，不能隨便放掉。」

「什麼用途，還不是利用蝴蝶來賺錢！這是喪天良的黑心錢，賺不得……」人們七嘴八舌地說著。

美鳳蝶忽然感到一陣輕風掠過，原來是那個男孩子何言，他機靈地穿越人叢，貓腰走近瘦男人，把郵包的紙一下子撕開了。

一瞬間，那幾隻白斑蝶重獲自由，飛了起來！「好啊！」人群中響起了歡呼聲、鼓掌聲，但美鳳蝶和蝴蝶們沒有細聽，他們一齊護著死裡逃生的白斑蝶，拼命飛離郵政局。●

小 思 原名盧璋鑾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，現任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，著有散文集《承教小記》、《夜讀閃念》、《香港家書》等。

周蜜蜜 曾任電視及電台編輯，報刊編輯，著有長篇小說《世紀末雙城記》，短篇小說集《蜜蜜小說選》，散文集《蜜語》等。